

语言保护：从象牙塔走向大众

第一讲
如何走向全民语保

凌石文/图



2017年1月9日

近日，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首席专家曹志耘，著名节目主持人、“响应”计划发起人汪涵，“足荣村”方言电影节创始人陈宇，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大副主任邱开祥，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琅琊镇镇长吴向阳，齐聚北京语言大学语言文化保护专题讲坛“南山会讲”，畅谈全民参与语言保护的非凡意义。

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遗产。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日益推广，我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性日趋显著。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了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语保工程），建立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中心，开展了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口头语言文化的语料收集、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等工作。然而，语言保护工作任务艰巨无比，远非个人、团队所能完成，也无法依靠一代人的努力来实现，它呼唤着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参与和践行。

语言加速衰亡 抢救迫在眉睫

语保工程宣传片里有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在中国的130多种语言中，有68种使用人口在万人以下，有48种使用人口在5000人以下，其中有25种使用人口不足千人，满语、赫哲语、苏龙语等使用人数不足百人。”资料显示，在我国2.2万公里陆地边境线中，有1.9万公里分布在民族地区，有蒙古语、朝鲜语、哈萨克语等38种跨境语言。然而，在这些跨境语言中，有的逐渐消失，有的使用受邻国影响

响较大，甚至出现了文化倒灌现象。在中国的八大方言区范围内，随着自然村落的消失，不计其数的方言小片和方言点正在失去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壤。

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语言资源保护和利用迫在眉睫。正如曹志耘教授所说：“语言保护工作就是在和时间赛跑。”在严峻的现实形势下，“语言保护”更近似于“语言抢救”，需要我们争分夺秒、众志成城。

保护初现曙光 大众参与是关键

2016年10月，语保工程现场推进会在陕西省延安市召开。据了解，在2015年全国4省市率先启动的基础上，语保工程2016年已在包括港澳台在内的34个省（区市）全面铺开。目前，语保工程已按计划完成81个少数民族语言（含濒危语言）调查点、53个汉语方言（含濒危方言）调查点和32个语言文化调查点的工作任务。

深入田间地头、深山老林，语言保护专家们要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才能取得工作进展。然而，正如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王莉宁所说，路途艰险、经费困难、人才短缺、不被理解，学者们都可以克服，转变老百姓对语言的态度才是关键所在。

当普通话推广卓有成效，当无数农民走向城市，当使用方言的人们逐渐老去，使方言受到冷落，渐渐枯萎、丧失活力。著名主持人汪涵坦言：“看到我身边的晚

辈不再熟悉当地方言，我十分遗憾。这也促使我决定发起‘响应计划’湖南方言保护项目，希望它能让人们珍惜方言、使用方言。”

随着语保工作的开展，专家们发现，只有当方言活在大众口中，才能真正让方言得以保存，否则调查记录、录音采集的成果都将会是令人惋惜的“语言化石”。因此，语言保护必须转变方式，从象牙塔走向社会，动员大众成为语言保护的主力军。

举国家之力 走向全民语保

近一两年，语言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经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全民语保”正在逐渐走进现实。2015年7月，汪涵发起“响应计划”，同年12月，陈宇发起“足荣村”方言电影节；2016年4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节目《多彩中国话》首播，同年7月，中华方言歌唱大赛《十三亿分贝》网络首播……丰富的活动和节目让人们认识到，生活中习以为常而从不曾珍惜过的方言和民族语言竟是珍贵的文化，这激发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语言的兴趣和热情。

在2016年底落幕的足荣村方言电影节中，涌现出大批有才华的青年导演；《十三亿分贝》吸引了全国的方言“麦霸”们参加海选，其中大多是“80后”“90后”，甚至还有“00后”。在北京的“学院路共同体”高校群，大学生们已可以选修“语言文化及其保护”校际公选课。而随着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各地的游历、海外华人同胞的回乡寻根，学习汉语方言也将成为汉语教学的新趋势。

“全民语保”在官方语保工程中也迈出了可贵的脚步。2016年10月，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在线展示平台上线。该平台包括专家平台、语保网、“语宝”微信公众平台和移动应用软件，不仅可满足专业调查人员的检索、对比、分析等需求，还面向普通公众提供在线采录、字幕编辑、互动分享等功能，实现了科学性和社会化的互补。

汉语方言和各民族语言是历史的沉淀、文化的标记，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一天天衰弱消亡而无动于衷，而应该尽自己所能地参与到保护方言工作中，留下乡音、记住乡情。

（压题照片：北京语言大学“南山会讲”现场。）

《学中文》自2016年开设新栏目《梦里乡音》以来，拨动了海外游子的心弦，勾起了他们对于故乡的思念，受到海外读者的欢迎。究其原因，是因为乡音代表着家乡风俗习惯，代表着故人亲情。

乡音即方言。伴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人员流动增加，普通话得以普及，方言却逐渐式微，有的方言甚至面临着消失的严峻局面。

中国方言种类繁多，每一种方言都携带着特定的文化基因，蕴含着独特的民风民俗。所以，保护方言刻不容缓。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早已行动起来，从语言学角度说，没有必要学习和掌握方言。其实，保护方言和推广普通话可以并行，二者并非水火不容。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而老乡之间得以相认，靠的就是方言。操着相同的方言，保持着相同的饮食习惯，海外相遇，一定激动不已。海外华裔对于方言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方言连着故乡！

点点滴滴

乡音萦绕故乡情

刘菲



尹嘉豪近影

游历中国的节日

尹嘉豪

在不同的节日里游走在不同的城市，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春节，我想待在自己的家乡和家人一起度过。一家人围在一桌，大人们有说有笑，小孩子们又玩又闹。春节一定要在家乡过才有味道。元宵节，我觉得香港应该是个不错的地方。听说在香港，每年的元宵节都有彩灯晚会：赏花灯，猜灯谜，处处洋溢着浓浓的中国式的喜庆和浪漫气氛。满街的花灯，让人拒绝了这么美丽的景色。清明节起源在山西，那儿有一句民谣“清明细雨催人哀，漠漠墟头野花开，手端祭品肩扛锹，都为先坟上土来”。在这里，不管贵贱贫富，不论男女老少清明节都必须去祖先坟前，给祖先扫墓。所以我想去山西看看当地人是怎么过清明节的。

端午节广东的习俗可不少，主要有划龙舟、食粽子、挂艾草条、放纸鸢、家庭午餐、洗药水澡等。听说广东有种特别的粽子，叫视水粽，不知好不好吃，但是名字却很特别，所以我想在端午节去那儿尝一尝。

中秋节时，吃货们一定得去江南，因为在那儿除了月饼以外，还有必吃的“桂花鸭”，肥而不腻，美味可口。还有小糖芋头，浇上桂花糖浆，让人垂涎欲滴。

重阳节得去山东。因为在山东北部有重阳节喝萝卜汤的习俗，有一句谚语：“喝了萝卜汤，全家不遭殃”，所以在这一天当地家家户户都会做一锅

辣萝卜汤。我想，去尝一尝辣辣的萝卜汤，一定会被幸运之神所眷顾。

冬至就要去我的出生地东北，在冬至没有拜贺的习惯，因为传说孟子死于冬至日，老百姓非常悲痛，所以才废掉了冬至拜贺仪式。冬至这天要吃馄饨或水饺，为了暖暖身子，因为冬至时的东北实在是太冷了。

中国的几大节日，我已经完美地计划好了，期待着计划实现的那一刻。（寄自西班牙）



图为小班学生正在表演唐诗联唱

岁月如梭，弹指一挥间。丹麦华人总会中文学校从成立之初的二十几个学生，发展到现在有近200个学生；从最初的两个班，扩展到现在有9个不同层次的班。回顾过去的二十几年，中文学校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饱含着许多人的心血和付出，也离不开国务院侨办和中国驻丹麦大使馆，华人总会，教师、学生、家长的支持和配合。

我们面对的教育对象是华侨、华裔子女，他们生在丹麦，长在丹麦，他们的母语是丹麦语，每天说的、看的都是丹麦语。要使这些学生从不会讲中文到会讲、会读、会写中文，这其中的关键是教师和家长。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对从事海外华文教育的教师来说，既要明确自己肩负的传递文化香火的使命，也要在教学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不断接受新的信息。教师的水平提高了，学生的水平才有提高的可能。

在孩子学中文的过程中，家长也是关键一环。家长要与老师密切配合，在家中坚持和孩子说中文，并督促、帮助孩子完成中文学校老师布置的各项作业。不能对孩子听之任之、放任自流。

学习语言，环境很重要。在学校里，我们要求老师用中文教学，对于零起点的班级，也尽量少用丹麦语。老师们不厌其烦地教学生记一些常用的礼貌用语及简单对话。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使学生耳熟能详。低年段的老师教学生唱儿歌、诵童谣。中、高年段的老师让学生背诵一些优美的段落，复述课文，还经常要求学生讲述寒暑假、春节、圣诞节等假期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鼓励同学之间互相提问，互相交流，使学生从不敢说



画京剧脸谱

国度，也因此显得神秘而特别，再加上现在在中国发展得很快，很多人都对中国感兴趣。退休后，提奥虽然时间更充裕了，但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太好，不适合远行，无法亲自来中国看看，所以他想学习汉语，这样也能间接地了解中国和中华文化。”翟莹熙说。

教提奥这样的“大学生”，翟莹熙感触颇多，“我真的非常钦佩他。可以说，学习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会体会到挫折感，而且非常吃力，但可贵的是他一直在坚持。反观我自己，如果不断面对这样的挫折感，可能难以坚持下来。提奥的毅力很值得我学习。”

海外执教期间，翟莹熙还接触到了一些6至14岁的孩子。当地“超能儿童组织”与孔院联系，



提奥在上课

由孔院为这些具有过人天赋的孩子设计了一系列的汉语入门兴趣课程。“我们给孩子们安排了汉语入门课，也有传统文化欣赏课。我负责给他们上绘画课，教他们画大熊猫和京剧脸谱。”她翻看着当时在课堂上拍摄的照片说。“这些孩子们上课时很专注，作画时会和同伴讨论对中国和绘画的看法，课堂效果很不错。课程结束后，他们还很羞涩地送了我小礼物呢。从他们的眼睛里，我能看出他们充满了对中国的好奇心。孩子们的家长也反馈说孩子很喜欢这些课程，有不少孩子打算来报名学汉语，并希望孔院能给他们专门开班。”翟莹熙说道。

与西班牙人的零距离接触，使翟莹熙亲身体验到了他们对中文和中国的喜爱，也更增强了她教授中文、传播中华文化的动力。海外执教经历还让她收获了友谊。“在西班牙的一个传统节日，提奥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们相处得很愉快。还有不少成年学生也渐渐地和我成为了朋友。一年汉语教师志愿者工作结束后，我回到中国，我的学生来中国时还会来找我相聚。在海外教中文，增长了见识，积累了经验，收获了友谊，交到了朋友。看，我的收获大吧。”翟莹熙笑着说。

“大学生”和“小学生”

马思琦



翟莹熙（右前）与学生合影

谈起西班牙，人们常常将其与“热情”联系在一起。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翟莹熙就深深地体会到了西班牙人对中文的热情。

从2013年9月到2014年8月，翟莹熙作为汉语教师志愿者前往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执教，这期间她接触到了各个年龄段的学生。

“大多数学生是18至28岁的大学生，但也有一些年龄更大的人来学习中文。其中有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翟莹熙回忆说，“老先生名叫提奥，他学习的是初级班课程。班上除了他以外都是20多岁的大学生，满头白发的提奥在班里显得十分特别。在教学过程中，我明显感觉到他在学习上有些吃力，记忆力和反应力明显比不上年轻人。课堂复习时，如果发现自己没有记住前两天刚学的单词，他会很懊恼、很沮丧，小声嘟囔着说他明明复习了很多次，为什么还是忘记了。这时我就会表扬他的认真和进步。提奥的确学习极其认真，积极主动。课后我时常和他聊天，让他尽量多练习口语，让他更有成就感。”

翟莹熙在进一步接触中了解到，提奥的家离孔院有100多公里的车程，他每周二开车来孔院，上完课就住在旅馆，直到上完周四的课他才回家。看到提奥学习中文这般辛苦，翟莹熙忍不住问他为什么对中文有这么大的热情，“他的答案很朴实，是出于喜欢。中国对他来说是东方的遥远

循序渐进 终有成效

俞露

中文到敢于说中文，从说得结结巴巴到说得比较流利。总之，中文学校逐渐形成了一个中文的语言环境。

同时，我们也号召家长在家里为孩子营造一个中文环境，除了与孩子用中文交流外，还建议让孩子看一些中文的儿童节目和中文卡片，以加强对中文的认知和感知。

写作是一项综合训练，是衡量中文水平的重要标准。对从事海外中文教育的老师来讲，培养海外华裔子弟的中文写作兴趣，提高其写作能力，尤为重要，但也困难重重。

我们的目标是，学生在起点班，学会汉语拼音，认字、识字和掌握简单对话；在基础班，学会理解词义，会默写、朗诵和背诵短文；在提高班，学会遣词造句，会写一些便条和短文；在最高班，训练学生比较流利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并能作文。这样循序渐进，达到了良好效果。

我们积极鼓励学生参加一年一届的“海外华人少年作文比赛”，从指导学生审题、选材、组材着手，经过反复评讲、修改和筛选后，推选出两位同学去参加比赛。至今，我们已连续12年参加该项公益作文比赛，累计获得了11个一等奖、4个二等奖和3个三等奖。最重要的是，通过参加作文比赛，全体学生都得到了锻炼，克服了“写作文很难”的思想。

通过海外20多年的中文教学实践，我深深体会到，只要坚持不懈，一定能让更多的华裔子弟学会祖籍国语言、了解祖籍国。（寄自丹麦）
（本文作者系丹麦华人总会中文学校副校长）